

年画小忆

吴传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物资匮乏,人们日子过得拮据。不要说平常时候了,即便是过春节这个一年一度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家乡的乡亲们也就是打几壶散酒,割几斤猪肉,摊些饼折,下点粉丝,磨一板豆腐,买两挂鞭炮……就能把它凑凑乎乎地对付过去了。如果家庭困难,口袋实在没有钱,老酒可以不置,大肉可以不买,但有样东西在过年时是不可或缺的,它承载着家庭的喜悦,孩子的欢乐,人们的向往。在故乡,如果过年连两张新年画都不买来张贴,新鲜新鲜,喜庆喜庆,讨讨眼福,那还能叫过年吗?

明我总是趁着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全家热热闹闹在一起吃饭的当口,望着墙上张贴了一年,早已看得烂熟于心,心生厌烦的破旧中堂和年画,有意无意地提醒爸妈,说出自己蓄谋已久的想法:“家里的中堂三年都没换了,上面尽是大窟窿小眼的。画子也都旧了,烂了,贴在墙上也太难看了,隔壁二蛋家过年的十几张新画子都上集买来家了,今年我家可都要更换了。”在这种情况下,善解人意的爸妈能看出一些事情的原委和我们的意图,总会简单地商量一下,满口应承下来,好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春节中高兴高兴。

心中的偶像;郭建光英俊潇洒,智勇双全,带领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艰苦卓绝地战斗在沙家浜的芦苇荡里,他是我眼里的大英雄;还有机智勇敢,深入虎穴的杨子荣;政治坚定,忍辱负重的柯香;发扬风格,舍己为人的江水英……这些都是当时亿万人民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人物和故事,是我们当年买年画的唯一选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束缚人们思想观念的枷锁被慢慢打开,市场变得越来越繁荣,各种各样题材的年画像潮水般地涌向我们。这时既有惟妙惟肖的人物画,秀丽明媚的山水画,新奇斗艳的花卉画,也有人们祈求吉祥幸福的《年年有余》,还有神话故事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麻姑拜寿》、《洛神赋》一类的,也通通地搬到年画中来,并且画面精美,线条飘逸,人物栩栩如生,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的至爱。

随着文化艺术的不断繁荣,电影、戏剧、明星照也逐渐地走向了年画的舞台。《蔡文姬》、《昭君出塞》让我们知道了历史,《红楼梦》、《水浒传》使我们知晓了名著,《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里有我们学习的榜样,至于朦朦胧胧向往着美好的爱情,也是看《知音》、《柳堡的故事》这些年画,读画下面的注释文字得来的。如果买年画钱多的话,还要买一副装裱考究的中堂,准备挂在明堂的墙上(这是大人的要求)。再买两张“美人头”(明星照),斜贴在自己的床头前,每天起来细细地观摩,认真地模仿,不管在形象上,还是在装扮上,水平都比以往要高出一大截呢!

花花绿绿的年画买回家卷成筒放在柜头上藏着,总是等到过前的前几天“掸尘”后再拿出来张贴。扯掉破旧的中堂,撕掉往年的年画,把整个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打扫干净,拿出新画,该贴的贴,该挂的挂,各就各位。刚才还是满目浮尘,破旧不堪的家瞬间改变了模样,在我们眼里竟然有点富丽堂皇的感觉,我们就是在一年一度的年画的更替中慢慢长大,乡亲们也是在一年一换的年画的感染和烘托下欢欢喜喜地过着一个又一个吉祥、喜庆、红火的大年!



由此摸准了“年”有怕响,怕红,怕光的弱点,便想到许多抵御它的方法,于是逐渐演化成今天过年的风俗。

另一种说法是,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谷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

我国古代民间虽然早已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并不叫做春节。因为那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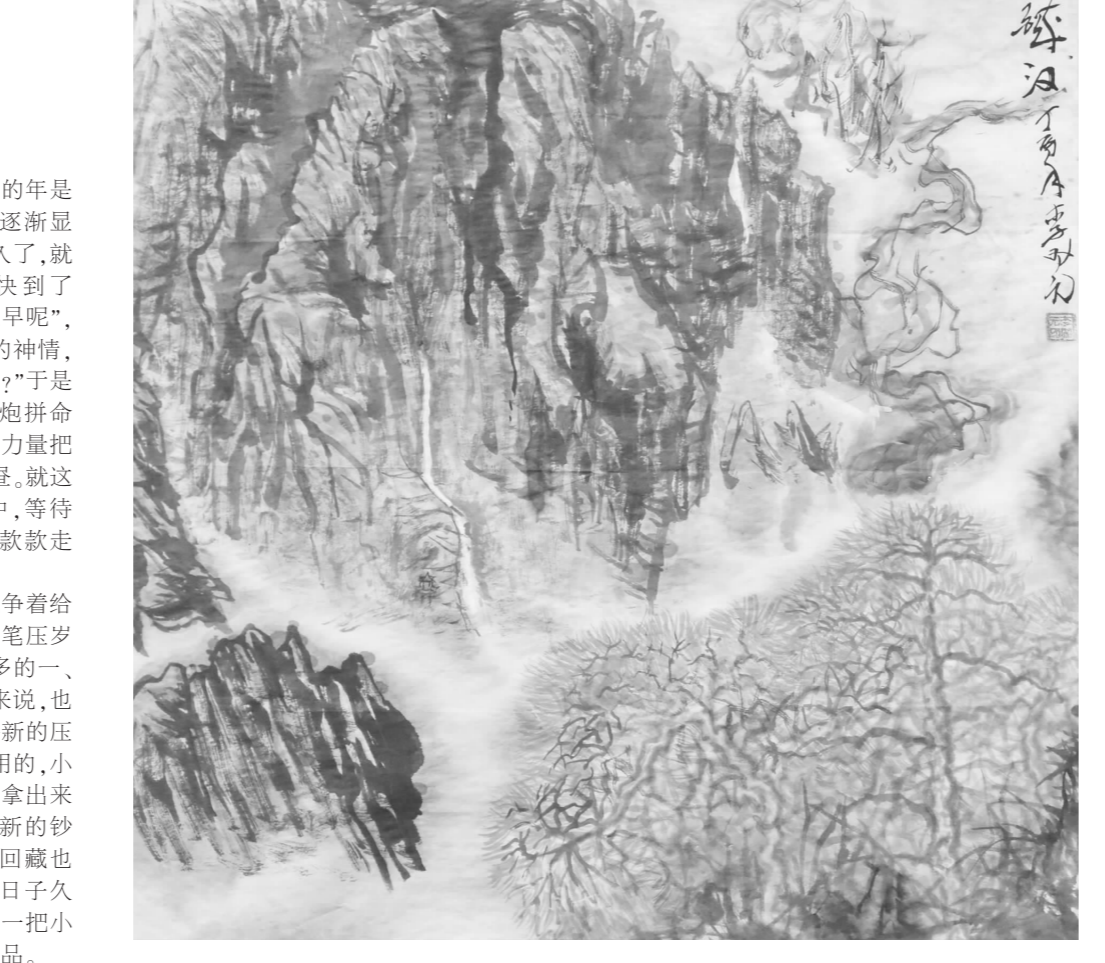
南北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据说,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由于那时要改用阳历,为了区分农、阳两节,所以只好将农历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网文)

过年

陆媛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年的期待越来越淡薄。是年少时的一切总是美好?还是如今已无童心?从我记事起,过年就成了我最盼望的节日,其实那时目标极其简单,可以用吃、穿、玩概括我整个童年时代盼过年的思想。

首先最兴奋的事莫过于能随父母们去赶集。在平时是赶不上几回集的,这时自然心里感到是件十分快乐的事,见到不能去赶集的伙伴时,我就显得格外神采飞扬。在集市上,父母除了置办一些年货外,总不会忘记替我置件把新衣服,买两朵海绵做的绒绒的蝴蝶花,然后领我再到画摊去挑几幅我们极其喜欢的年画,什么“胖娃娃戏鲤鱼”、“白蛇传”等等。等到年三十晚上,父亲工工整整地把这些画贴到炕头墙壁上时,我们顿时觉得这土墙茅草顶的小屋似乎比平时亮堂多了,整个小屋顿时充满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欢声笑语。



书画欣赏

李时元 作

记得小时候,生活十分贫穷,物资也十分匮乏,只有等到过年时生活才会比平时好些。孩子们束缚也减少了,大人们会做出许多菜肴和食品,我们也可以大啖鱼肉、糕点等美味了,这些美味都是我们平时不常吃到的。

一直记得,年夜饭可是过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母亲整整一天都在厨房里忙碌,香味不时飘出来,引得我们这些小馋鬼隔一会儿就到厨房伸头探脑。母亲在砧板上切腊肉,趁她不注意时从刀下捉一片来吃,这种超前额外的享受,好像要比年夜饭时吃到的那“十盘八碟”的食物香得多。直到今天,回味起来仍留恋不已。除此外,还是年三十晚上有趣,我们兴奋得是不知入睡的,随大人们一起围坐在炉子

项羽:少他十步,你的名字还在《史记》里

桂仕光

理想的一道白光,总是在远处召唤,我们从来不过每一天的追随,追随能有文化人目光里的那一种霸气,希望接近文化团体多一点,更希望迈进去,在他们博古通今的交谈中插上一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人拉进我车里,狭小的空间,能听到优雅的谈吐和语气轻重的感慨。

晨遇浓雾,车子慢慢地开,古今穿越便随着四人拉扯不急不慢,能知一二人,聆听一两句典故,感谢这个团体。

见到定远县城的时候,带上了一位美女作家,便跟着她指着要跟的车,一路直奔靠山。上来的美女妙语连珠,等绿灯的空,我回头望了望,穿着素净,眼光高挑,脸上透着女英雄的霸气,讲话的语速还特别快。之后的一句自嘲“隔壁老王,女版!”率直地把别人的垂涎狠狠地踹上了一脚,欢歌笑语冲散了浓雾。

两辆车十来个人,十点半停靠在了中九华敬老院,望郎沟较远,黄院长安排吃了饭再过去,“直接冲过去的话要下午一二点才能吃饭,没必要那么赶吧?”

黄院长的爱人亲自下厨,离开饭还有两小时,他又带我们在附近的景点走走,关帝庙和十步。少十步的水因为冬枯降了不少,露出了卡住鸟鸵马蹄的几个窝窝,霸王抽的那一鞭子成了一道涓涓溪流,历史已经翻版为诸多传说,每一次显露都有一个相应的故事,此次的十来个人都有了几种说法。

项羽追刘邦少了十步而未果,少在刘邦逃命时踹下儿女的那一股子狠劲,少的是那股弑父心的狂怒。吕马童等追项羽得万户侯,

成在项羽惜兵惜国惜江东父老惜追随者的那种认可。有人叹息项羽鸿门宴的优柔寡断,有人叹息霸王少十步溪前没有快马加鞭而更改历史。可子非羽,焉知羽郎的挂念?也许多出这十步就脱离了望郎沟那个身影的视线,多了些虞姬的挂念,那他便不是项羽了。在项羽眼里,也许刘邦的命比不上虞姬的一个担忧牵挂重要,一人一世界有得失多少与成败之分么?也没有哪一个败将像他那样依然得到后世这么多人的喜欢,我膜拜。

下午访望郎沟和滴水寺不紧不慢,本意从滴水寺直接回去了,可隔壁老王的感情难却,朋友间的交往能摆家宴的甚少,这个女版的隔壁老王不但个作家,还有一手好厨艺,家里整洁,老公帅气听话,日子是看得出和睦,人家是看得见的宽厚,喝个稀饭上了一桌子的菜,亲自包的包子,左一笼屉右一笼屉,我忘了什么叫浅尝辄止,吃撑到肚皮要破。晚上暴食会长胖的,这下明天我要多走的就不止十步了。

胖瘦的定义都是站在一己的视角。一生重情重义的项羽,可能就因为少了这十步,他的命运在定远的这片土地上被翻盘。可千年之后的这处少十步,项羽还是被我们深深的牵挂,倍感人性的本真本来的清纯,崇拜加倍奉还。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你本霸王,少他十步又何妨?你的名字仍印在《史记·本纪》里,这份帝王殊荣里。这份太史公的定论,早已把你镌刻于历史的大光明处。

现代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年和春节的起源是很不相同的。

那么“年”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民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的是,古时候,有一种叫做“年”的凶猛怪兽,每到腊月三十,便窜村挨户,觅食人肉,残害生灵。有一个腊月三十晚上,“年”到了一个村庄,适逢两个牧童在比赛牛鞭子,“年”忽闻半空中响起了啪啪的鞭声,吓得闻声而逃。它窜到另一个村庄,又迎头望到了一家门口晒着件大红衣裳,它不知其为何物,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后来它又来到了一个村庄,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刺得它头昏眼花,只好又夹着尾巴溜了。人们

人们的爱好,广泛得可以用天上的星星来形容,爱物者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陶渊明确爱菊花,留下千古佳话;周敦颐《爱莲说》一出,高风千古,后来莫追。毛公润之,特别喜欢梅花,他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一段时间更是妇孺皆知可诵。世井小儿,别有怪癖,酷爱苍蝇,喋喋宣言:果蝇在遗传学上立有大功。今有“痴人”独好喜欢石头,又有什么可奇怪!

石头父母乃天和地,得日月精华,山川

爱石说

其质感厚重圆润。抚之、亲之、叩之、打之,润泽、清凉、温火、湿润、坚硬;似婴孩之肌肤,如少女之面颊,像晨露中的花朵。妙不可言,美不胜收!

最爱还在其用。碎石泡茶,一日三饮,女变年轻美貌,男变健硕阳刚,有病治病,无病养生。齐白石复活,当宝爱而画于蚕茧纸;杨丽萍见之,会情不自禁拟之而翩翩起舞;徐沛东观后必会写词谱曲,立即请来王菲当众献唱!绘画可以悬之于壁,拟舞可以蹈之于厅,谱曲可以悦之于耳。

热爱五彩石的,画之,歌之,舞之,宝之,藏之,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有尊有卑;不爱五彩石的,讥之,嘲之,诮之,鄙之,弃之,有女有男,有幼有老,有贫有富,有贱有贵,有卑有尊。是也?非也?

呵呵!五彩石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皆人之所好不一所致啊!五彩石所非,或可以继续是是非非下去!五彩石的可爱,在于他的色彩、形态、质地、用途,无处不有益于社会、他人;其之可爱,又怎么能是一篇短文可以写尽?人生亦何尝不是如此呢?故作《爱石说》!

世事更替,斗转星移,人间多变幻。迈向小康的人们,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私家车早已成了寻常之物,最不济,谁家还没有个电动车?那种人拉的平板车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棚子里,躺着一个平板车架子,车把手被岁月打磨,被汗水浸透,光滑锃亮,泛着幽光。车的架子已经松脱了,用手一摇,如老人牙齿一般直晃动,发出吱吱的响声。两个车轱辘,上面有补胎的痕迹。连接两个轮子的车轴,已经锈迹斑斑,有风烛残年的况味,这就是父母用过的平板车,父母用以运营生活,它和父母一起承载生活的重荷。现在它老了,无言地静默,每当看到它,我都有一种患难与共、难以割舍的情愫,都能感受到它在诉说,让一段艰难生活的记忆鲜活。

平板车承载了父母的艰辛,也承载过我的童年。

曾经,某处有一大片低洼地,有个单位要填平洼地盖房子。那时,普遍的都是原始劳动方式,不象现在的机械化作业。有邻居找到父亲,问父亲可愿意干这拉土的话,从二里外的地方取土,拉来倒填在这里,每车可得八毛钱。力气是父亲唯一的资本,父亲从不吝惜力气,他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他在板车的两边加上长木板,上下用两块方形木板做堵头,围成了箱式板车。那正是炎热的夏天,父亲拉着板车,开始了一个月的拉土劳动。在运土的途中,要经过一段长长的上坡,成为对他耐力和意志的考验。父亲弓着腰,头向前伸,身子前倾,一根麻绳做的车带子紧勒在肩头,靠着全身的力气,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步步艰难,一点一点往前挪。那时,我在上小学,放学后,我常去帮父亲推车。看着父亲的辛劳,我使出全身力气,希望能给以最大的分担。很快,一股蛮力过后,就再也使不出劲了,两条腿真的像灌了铅块,抬起来都费力,两只手撑在车边,用意识往前推,身体已经疲惫无力到极点,真想停下来,躺下来。但是,父亲还在“嘿哟嘿哟”地爬着坡,我唯有不断鼓励自己,“快了,快了,马上就到了”,“打起精神,打起精神,

其形如皱;石身起伏不平,能看出凹凸,有节奏的明暗变化;其形如丑,如龚自珍病梅馆中之病梅,如陶铸笔下之怪松,奇曲怪状,盘旋弯拗,外形虽丑而内却蕴美。其态好似瀑布飞溅于悬崖,清流溪淌于山河,晨云晚霞;又似猛虎出山林,雄鹰翱苍穹,白熊取食,恰似石猴摘仙桃,灵猫捕家鼠,游鱼戏水;形态等等,不一而足。放于庭院,分明苏州园林之假山怪石;置于客厅仿佛镇家之宝;摆在书架案头,不亚于梅兰竹菊,琴棋书画。

不能放弃”,我幼小的心灵涌人对未来生活的恐惧——难道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艰辛?每次到了倒土的地方,心中都会充溢苦熬到头的放松和胜利的喜悦,但这只是下一次艰辛的开始,为了多挣钱,父亲来不及休息,又投入劳作。来来回回一趟趟,留下汗水一行行,我陪着父亲拼力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每当附近乡镇逢集,母亲就用平板车,装上满满一车蔬菜,去赶集。说是附近的乡镇,其实也不远,最近的有一、二十里,远的四十里之外。赶集须赶早,清晨,母亲天未亮就出发,急急忙忙赶路,顾不得吃上一口。一板车菜,一段长路,母亲汗流浹背,腰酸腿软,口干舌燥,但脚步不曾停歇。有时,我要跟母亲一起去赶集,母亲不乐意,说路远,有一次,我偷偷跟在她后面,走了五、六里路,才被她发现。我说“我是来帮着推车的”,母亲责备我不听话,又满是心疼。在我内心,除了想帮母亲推车,还有一个孩子对热闹集市的向往,对五颜六色、形状各异零食的渴望。散集归来的路上,母亲会把我放在板车上,拉着我。车子徐徐行进,如一片扁舟在湖面上飘荡,惬意舒爽。去时紧张匆忙,无心留意风景,这时才发现乡野是如此的美丽。渐渐地,疲惫袭来,嘴里含着糖块,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睁眼,到家了,天上有了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早上的那些。

那辆平板车,见证了父辈们的艰辛生活,承载过生活的重压,它的履印深深烙在岁月中。老板车,我知道你累了,你就这样躺着吧,躺在如今的静好岁月里,在时光中值守,链接着过去和未来,让我们看得见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

